

思菴野錄

二

思菴野錄卷中

渭南薛敬之著

外元孫張經世校梓

春夏顯諸仁秋冬藏諸用春夏天地之交會秋冬天地之
專殊

天本陽氣之精積而上浮地本陰氣之積滯而下凝日月
星乃天之發耀山川水石乃地之呈形

天下歸仁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天下者大之之辭
陽氣多而陰氣少陽生液故氣蒸雨陰氣多而陽氣少陰
生質故氣凝雪男女之象也

篤恭天下平與致中和位育微妙

人之氣量根于性唯問學然後可充之

人之驕吝乃氣浮使然知道者自無此狀

心之善惡而形相兆焉故孟子以眸子觀心

人之賢否別是一般風味

人之生死與物之榮枯皆性之感與未感耳

朱子書丹陽邵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若忍

辱負國之人則一婦人之不如

漢儒不免穿鑿而俗氣亦有之如白虎通壽命一段有三

科之說又有司命舉過之言豈儒者所道

操存省察兩段自不容離操存不可不加省察之功纔省察便是操存也離却便不是學

讀孟子之書自覺底胸次與天地一般氣象孟子是胸次大底人故其發言自不覺其廓大

趙岐謂孟子通五經以心言者也

器識不遠不能成大事

人能知學氣味自別外物自不能動其中

立言不本諸道自令人厭老莊荀列之徒是也

從政不本諸心不爲孫吳必爲申韓其于民何補

心一有不正則煩擾隨之

人各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上之意同

如管輅知何鄧之敗則一知言窮理之人也

非有道之君子鮮不爲位驕者

予夜來思中庸一書子思只是爲這箇中字作也中底事
平常底理一章言其中庸之原人能致之則天地萬物
皆與已一體都平常所以下至十二章勉人進中庸之
道須如顏子便能擇如大舜便能知如子路便能守然
後能盡也推而廣之中庸之道至費且隱小而言之則
自一身所言所行所接莫非此中庸之道大而言之則

雖如舜之歷險難文王之有作述武王纘緒周公制禮
孔子告諸侯也莫非是箇中庸之道非有甚高難爲之
事以至推言天道人道以聖人至誠處言雖至誠人所
未易到在聖人分上也只是箇中庸以天地高厚處言
雖高厚人所未易測在天地分上也只是箇中庸推而
及之以至聖人莫能窺之處皆是自然何駭于世而疏
于人哉人能致之亦可馴而至之所以終了又說箇操
存省察之方欲人進中庸之道非難致也愚窺子思之
意當時或者不過如此

有朋自遠方來與天下歸仁之旨同

道理真實見得自別

聖賢分明別是一段問學

水流濕水生于濕也火就燥火生于燥也故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一陽也二陰也故萬物也始先有陽而后有陰陰生于陽陽生于陰也于是人物之生而后無始非謂初生時無始也先儒謂陰陽無始以物之形成后言也以此推之靜生子動惡生于善凶生于吉亂生于治異生于常皆可類推亦自然之象

水生于天而成于地火生于地而成于天故水心實火心

虛也象之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以水火觀之則虛能生實實能生虛矣易曰水火既濟既濟者陰陽相得之象也

天下之水歸于東瀦化虛也否則九州其魚矣乃一氣之闔闢而然若列子無底之谷尾閭之穴泄之之說爲繆殊甚儒者所不道也

不處不道底富貴不去不道底貧賤恐有以去乎吾仁也去乎吾仁何以成名乎所以君子不去仁雖造次顛沛而常用力自能取舍如此非是不處不去后纔用力在仁然不處不去已是爲仁底力在

春夏在日之晝陽用事也秋冬在日之夜陰用事也
道學與天地相爲盛衰天地迹也道學理也

孔子繫辭一傳乃六十四卦影子

詩禮樂者成就古今人物底丹頭但人自不能鍛鍊連詩
禮樂也一串都成灰淬了

周子說得禮樂之弊好

說者望諸葛孔明興禮樂只是能操縱予奪一有規矩如
使居周公之位有周公之時然後可爲不然或勢可爲
而事不能遂當時如驅中原匡天下一統六合事亦可
措然魏駕中原吳兵連肘而不能舉以塵淨麾下禮樂

云乎哉興之者謂孔明之才則可謂孔明之爲則不可
三代下出處之得其道無如孔明一人而已雖有子房先
儒稱有儒者氣象但其出爲韓亦以義起也類于自薦
其于孔明隆中之顧遠矣

韓信拜將之壇于漢可也其受封也而心思東楚寧無厚
顏說者謂亡虜宜也然死于婦人之手寧非畔主更義
之責報乎

曹操之讓還三縣與王莽之下士其妻衣曳地者一奸雄
之譎詐其能贖乎

朱子書曹操之讓還三縣著其奸也

松柏不葉竹質疏略皆卑牧謙儉之象故能後于歲寒以
此觀之浮躁淺露恃濃驕豔者鮮不易敗

醜惡相兆朕自然之符也故天三日之晴未嘗無一日之
晦其象自然

無德而久于位積殃也無功而厚于報累禍也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分明說出箇作聖工夫樣子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則知今日科舉之學輕重矣

人不知道則所爲皆氣習如或有善不過是氣質中之一
點純粹者

處已接物須當審否則辱矣故恭要近禮

游藝一事在鄒魯輕且末今則爲第一事其治體純駁人
才得失可知

程子說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只是嘆人會說性卻不知
性之來歷何如養之何如源頭在何處都要在自己身
心上尋討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程子謂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
會得來便活潑潑地會不來只是弄精神此段予思何
消會與不會得鳶魚之飛躍便是必有事焉而勿正皆
不得已而然非有爲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是孰使之
然哉

春陽之中其氣和而不躁故其物暢榮而不遏然或升之太過則必躁而無狀各隨所惑而成類如纔有所肅必成霜所嚴必成雪一或散而不斂乃成風爲狂飛塵揚沙無所不至如人得氣之充盛而無問學以規矩之收斂之則放辟邪侈無所不爲

讀書不在多貴在知要知要不在言要在力行

讀聖賢言語見聖賢底分量

凡作文字須要認理親切然后其言自然暢快否則澁滯自不令人曉會

凡理認得十分纔說七分若認得七分纔說一二分更若

理不明白終模糊一分亦說不得雖自強說終不脫洒
終歸箇甚麼

日窮于次盡十二次也月窮于紀盡十二紀也星回于天
週四時也至春而日復躔月復建星復轉故與冬而言
窮盡一歲之運行也

日行之速陽健也按今之躔度擬之漢唐爲少差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以八卦相盪而言鼓之以雷霆在卦
爲震潤之以風雨在卦爲巽兌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在
卦爲坎離在天成象也男女在卦爲乾坤在地成形也
象行之變其本在剛柔

活潑潑地只是活動指鳶魚也便見得理氣說得面前活
動如孟子躍如如顏子卓爾模樣

讀秦風喜得無淫奔之詩見得秦風好

中庸不可章句分只緣朱子欲人易于理會却分了

欲知漢儒須看禮記今人如何及得

漢儒去孟子不遠故其著述爲近之只緣道學不明所以
言語多差錯

詞賦至屈宋而始倡有三百篇遺意

天地間未有無性之情而但有無情之性如山川草木水
火是也惟此類無情

杜甫北征詩可觀綱常之氣溢在言表想是時窮抑迫切之極而良心發見不然則狂誕之情不能如此悽婉忠真者

子牙之鼓負賈臣之負薪正所以養後日無窮之譽也節義非此時無由而見

朱子集楚辭之註有春秋之筆觀首引胡笳篇謂非怨文姬也亦以甚雄之惡則揚雄不如一穢婦明矣

孔子廟庭有揚雄從祀以義言之則當黜矣雖有太玄方言之作不但畔經亦以害道

雀鳴與雷震一幽一顯耳只爭分數多少

雀善識人意故孔子稱其翔舉美知幾也況于人乎

觀孔子賢下惠孟子聖下惠便見聖賢氣象

夏而雨陰抱陽也冬而雪陽負陰也抱陽則陰浮而陽盛
欲出必雷負陰則陽權而陰承以施必煖

溫風寒風隨陰陽也非陰陽之外別有所謂風也若拂塵
揚沙折木偃禾皆氣之升降鼓急而然非世所謂神鬼
譎怪之說孔子謂天怒者不過敬天之意與成王迎周
公之事同

高宗之學見得物理破故凡告戒命誓却多引喻

物之受性雖天地不能爲之予奪若春桃秋菊何損益于

其間

物有近人之性鸚鵡猩猩之類是也人有近物之性頑癡愚鈍之類是也

草木之香人性之慧也

心之德自內達諸外愛之理自外形諸內

凡事本諸理則心自安色自定不然便有許多險詐亦哄自家不過

凡作文字不可務悅人悅人便是爲外一有爲外之心便不是學

太極圖是天地萬物之畫像

人常說四時不和然四時怎生得有不和但著此歷數窺
測底天地不真牽引底人說不和然天地之數自有定
次人豈得而揣之則其曆之不足信明矣雖有伊耆氏
考驗說者謂精殊不知天地萬物元氣消長前后不同
耳況天文家者流可足信哉天文不過臆度之術想像
之說羲皇之時比諸三代不同三代之時比諸春秋不
同春秋之時比諸漢不同漢比諸唐不同唐比諸五代
不同五代比諸宋不同金元迄今其星辰分野度數躔
次又不知比諸宋元如何已與三代時不同其不足信
益明矣孰得凌倒景而俯視雲漢則直指其某星則行

某次某次則案某候爲足信哉謂之不和須是雄雞化雌女化男然后謂之不和

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則有物

天地無萬物非天地也人心無萬事非人心也天地無物而自不能不物物人心無事而自不能不事事

記誦文辭害道之甚漢唐通病也唯有宋得脫出立心不遠終自邇也持志不高終自卑也

爲學而不本諸堯舜周孔則非究心本領之學矣時禽候蟲氣相感也

觀今之蠶則知古初人物之生亦氣化而然由氣化而後

有形化

氣化者如水便是水火便是火木便是木金便是金土便是土自以氣漸著而成如水便潤下火便炎上木便曲直金便從革却便是形化而然氣化者道之始形化者道之終

太極本說理却有氣西銘本說氣却有理

氣養得不完備遇事便露其間亦有養氣也能溫厚少粗厲此等本乎天資如顏子便不假少養自能溫醇三千之徒親聆孔子之誨終不能變宋如伯醇自有許多從容氣象正叔終了只是剛毅非不知養亦不能勝過氣

見得人之氣質有賴養而然者有不賴養而然者

太極無體因物而有體張子所謂客感客形者皆是也張子客之一字見得天地萬物透徹無些漏洩處

閏年之法亦是自然底度數不假一毫人爲

四分度之一天法也九百四十分日法也十九分度之七月法也

一年之數有定分天地之數以年數乘之多寡不均必以天體日月之法零除加減補前借后必至十有九年而后數分氣

學者到心洪大處卽是氣質變氣質變方可言學

興于詩一句只此足爲終身進學之端

全體呈露便是妙用顯行觀諸萬物可見其所以呈露者
卽妙用也而全體便顯行

諸葛武侯之學看來獨得靜之力

正月雨雹非其時也正月盛陽也雹盛陰也盛陽之月而
陰用事陰至此微矣然而雨雹則陰有亢陽之象兵之
徵也

堯夫之辨春雷與程子論湯瓶之意同

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氣質變化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
化感物處也

仲春雨淫陰抑陽之象

如牛山浩然兩章孟子分明說得性氣大段活潑潑地向人前面真周孔以來所不能道

天地是箇活底物只人看不破如風霆雨露或放或斂寂然不動却爭不會言語氣象

天地理氣之巨者也萬物理氣之細者也以至風行鶴唳無非理氣之錚錚者

子思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是形容顏子不遷怒一事

道教有伏章奏牘與上帝禍福之說不過欺世誑俗之爲

惑人莫甚焉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程子說得天地之消息盡太虛萬物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者張子說得天地之根底盡

天德者包得最闊要人識得識得時天地日月寒暑災祥陰陽晝夜一動一靜無物無我也識不得亦只是兀然獨坐

孟子說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一句契緊爲人底意近在山中數日偶得此句親切孟子勉人爲善之心豈欺我哉大學只是古大學中教人得法子予洙泗道學正宗一編

只是孔子洙泗教人底法子

物我相形各自有已也有已便不是天地之心

小學書當爲聖賢要經以此集爲小則不知五經子史所載更何爲大

龜卜自禹始著必有所傳者但自文王后始明之

某讀易至前數圖有方有圓有橫說者謂邵子得之于李之才李之才得之于穆脩穆脩得之于華山陳希夷特所謂先天之學也皆謂伏羲之圖詳羲之所畫其卦不過三數況亦無文又未及明于天下何以撰此圖而滿六畫之數哉六畫者文王所重去羲又千五百年之遠

豈謂撰圖而具千百年未畫之數此不足信必矣以某
揆之此圖之傳陳搏上更無所自或疑搏所作邵子引
之以明先天無文之意此恐或的也若真以爲羲之所
作乃無稽之言姑記以自考

先天心法也取思慮未起之意

先天後天孔子以心之動不動言之動則有作後天也文
王時象之不動無作先天也伏羲時象之故儒先圖八
卦者有伏羲文王之別正以其用與不用言之耳用爲
動不用爲靜

孔子謂易有太極斥當時求易不求理者言也殊不知纔

有太極便有易未有無極之易亦未有無易之極儒先
又謂太極生易不知生字如何下

重者交之常交者重之變重交相爲常變也拆者單之斷
單者拆之積拆單者相爲斷積也故曰易變易也

二程之書五經之戶牖百子之門庭希聖希賢不由此則
無以開其源博古通今不由此則無以盡其美學者讀
之須一一體貼得過都從思惟中來方久當自有得不
置之閑常話說也若只草草粗意看過非知道者也

而今天下只是一箇名利關住札了壅住多少俊才可勝
嘆哉氣化然也

名利壞人間多少事非唯道不能明連氣質都不能變化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知天文者無如孔子

春秋之世多象數之學

孔子十翼之作皆發明周公文王彖爻之辭學者須于卦
畫上求之方得

理氣不可見卽于階前雀躍觀之便是誠之不可掩如斯
夫氣象

僕觀元有四傑謂揭傒斯楊仲宏虞集范梈揆之于道則
有吳草廬一傑足矣何必稱此四人哉

國家不可無碩德偉望以爲表儀恐四夷窺虛中華

氣化人事不可歧而二之須相參而究之然後可以知天
道消息世道隆替

古者多星數之學故月令皆天文

道德之儒氣味多溫醇故程子不欲張子厚檢獄事
道德之學師天地也氣象自與功名富貴之習殊別

人無妄心便自神明可質中庸曰尙不愧于屋漏只是慎
微至密

說卦一索再索三索之說只好說卦畫生之之序若作揲
著立說似與義無意味朱子本義初不明白亦未及改
編次急遽遂以注朱子罅隙而啓后儒之議后凡立言

者可不慎哉

邵子謂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六子橫者伏羲之卦先天之學也六卦縱者文王之卦後天之學也

縱者經之意合也橫者緯之意分也合而以待分而用事一縱一橫之謂也

冬而曝陽然後知陽之盛夏而喜陰然後知陰之隆一冬一夏何怪乎寒暑

論詩無過三百篇性情可理道可入不然只以杜少陵爲據是不以性情而以口舌求之非知詩者也魯論記孔

子學詩之法只說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便只本性情更不論甚事此數語可謂萬世學詩之法之要若禁語玉屑之書但可以亂性情非理與調之眞解也豈學詩者也

聲入心通只是見得理明白一聞聲心便有知處

說卦云其初難知卦未定也其上易知卦已定也卦未定則不知爲陽爲陰故難知卦已定則已知其陽其陰而擬之故易知

木天禁語中所載詩家指要一篇蓋出釋子之流其聲律句讀皆幻妄不足爲吾儒章程

說時一日十二時分一百刻一時止八刻十時八刻二
時十六刻十二時總九十六刻餘四刻也然四刻之數
每刻分六十分又二百四十分以十二時分之每時加
二十分總一時該八刻二十分無餘見也百刻之數見
矣

傲德非唯壞事適足以喪生稽康踐焉

天地之德包涵徧覆莫如雪恩澤浸潤莫如雨慄烈莫如
霜綢繆莫如霧雄猛莫如雷霆察物莫如日月皆本性
而言

萬物莫不各有所止人識得便有無窮之樂

野狐探冰亦物類中知氣之靈種也

窗前草不除周子見得道體之痛快處

理無氣何所附氣無理何所依獨理不成獨氣不就然理與氣二之則不是

理卻不會動靜說動靜非氣則不可

草廬謂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把太極只做理說了殊不知理無氣在何物上承載若如此說某一加疑終不敢言太極是何物

某看太極圖說至附錄中載多少議論其義層疊大抵多俊才但不會自家去身心上尋討義理奈各逞所見便

來質難如破屋日光各隨其隙之大小而便爲見道故
道雖謂之見却大小各有分限也所以議論愈多愈惑
若能出破屋子去看天自是一般豁快氣象于道自別
有見却自不恁瑣瑣煩細一句兩句便說道理精白令
人省力

某看太極圖雖說理亦不曾離了氣先儒解太極二字最
好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
朕之目象數未形一句說了理形器已具一句却是說
了氣恁看理氣何曾斷隔了

子思作中庸與龍馬負圖同蓋非天授何于胸次有如此

況十六歲亦非著書之時非天授而何

古人作文必有根據自不敢在虛空創立一說爲後來標準且看大學中庸兩書雖先自撰立說來必須后或引書引詩以明所據此等文字最爲典實不令人糊惑儒先云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而其人自不能不文其言自不能不法也可爲萬世文章之鑒戒者

孟子一書是軻生來形狀

聖賢之有孟子書如行舡之有棹柁

說者謂孟子不知易知易者無如孟子謂孟子不知春秋知春秋無如孟子唯知道君子識之

因天地而定乾坤因卑高而位貴賤因動靜而斷剛柔因方類物羣而生吉凶因天象地形而見變化此聖人原易之張本以示人故曰易與天地準

中庸爲傳心之典大學爲道學之原大學規模明白學之者易中庸程度高邁學之者難進學無如大學進道無如中庸

看算法只是翻騰吾儒一禮字得失係于進退動靜之間推而言之有天地之道存焉

算法進退只是不自足之意所以互換相遜而迭爲賓主正吾儒相先之禮義也算法次序有軍政之例

算盤上二子者二氣也下五子者五行也其中橫而一木
界太極也二氣五行流行于天地之間一太極之理也
萬事萬物之能事畢矣

雲在天地之間潤而爲雨燥而爲風鼓而爲雷霆一自然
之理非有意以潤以燥以鼓也曰山川出雲特假象耳
如人雍容氣和有時而怒而喜而憂而悲曷嘗假于外
而然

外勝內者恥內勝外者樂唯君子有之
顧外者不知內之有餘顧內者不知外之不足
血氣多險理氣多平險則有是非平則無澁滯

冬則初夜時溫清明時寒溫是日之餘氣寒是夜之餘氣
夏則初夜時愈熱清明時涼熱是日之餘氣涼是夜之
餘氣猶一歲之間春寒而秋熱皆是餘氣未息浮迫各
到極處

一日夕在月下坐良久日聖人氣宇清明正如皓月當空
萬里無一點雲翳既言之復頌之不覺令身心快爽

爲治貴讀書不讀書無以明理周濂溪決南康事日如流
非讀書明理不能也

天之色青虛之至也非天有色而居青如佛書所謂東之
天青西之天白南之天赤北之天黑其青海氣也謬之

甚矣

雨暘燠寒風之有無見得天無心處風雷變化氣使然也
天本無心以人爲心聖人本有心以天處心其未至于
聖人者可不盡希天之學乎何謂希天之學曰自敬始
詩在五經中自是一箇聖人中和意底氣象

誣毀雖聖賢莫之逃如叔孫武叔之于仲尼蜀黨之于程
伊川豈能損其真也儒先謂憂鬱能堅人之志余亦謂
毀誣亦能堅人之志

存養省察格物致知本學者一串物事若存養底不到則
無以爲基而照管萬事關鑰須省察格物致知續有頭

項自無紊亂存養非省察不得省察非致知格物亦不得唯存養然後逐一做去自有條理久當必有脫洒處子思學最有力只是循序不亂令學者有頭項做工夫

心放下便是出所出所不能主事而即役于物遂喪矣舜禹所謂人心惟危者也況統屬吾身而爲萬事之根本哉故學者欲之于道不可一毫一息放下心也一毫放則一事不濟一息放則一時或曠如此便與理違謂之造聖賢之域者遠矣

一日余觀燒白酒眞天地之象也甑首加水象天也其中物象地也火炎而氣騰網緼相合和所以酒生焉陰陽

和而雨可知

天地間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人但隨其則而各盡之可也便是聖賢也只是各循其則而盡之非則之外別有盡其餘分

靜中氣味恨無人識得靜理窟也一探之有無限義味出來

人嘗惡迅雷風烈爲摧物也而不知天地生意之所存人嘗畏威奪討罪爲折人也而又不不知聖人仁愛之所寓人嘗以言勵行嚴爲不德也而亦不知父兄教育之所

在萬物者當知天地之心萬民者當知聖人之心子弟

者當知父兄之心則天下之事畢矣

一日遊滄川而聞水鳴曰萬物之鳴皆不得已而然水之鳴則誰使之哉

杜牧阿房宮賦者有諫體

朱子綱目倣春秋而作其與孔子之書法自相遠

凡作文字不本諸身心工夫卽是藝焉而已何以名載道之器哉

源頭上無工夫則雖文辭之麗且富終非條達春容氣象精明靜虛正是本然界限

以天地萬物觀之體何不全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言之

用何不大全體寂然不動大用感而遂通

觀河洛二圖見得上古敦尚朴實的時節只畫兩箇圖來記着把黑底做陰白底做陽亦只把陰陽來說看後帝王每但有些祥瑞便有許多瑞詩瑞頌臣下每便上章賀類成箇書籍傳于萬世便于上古不同看來上古朴而精後來文而淺觀于河洛之圖可見

河圖無隅數見得爲天之象洛書有隅數見得爲地之象天體圓無正形故河圖以西南陽列之東北陰列之陽生于陰陰生于陽是也地體方有正形故洛書以四正陽列之四隅陰列之隅爲天象覆乎地正爲地象居乎天

之中是也此河洛二圖位列之義也

河圖陰陽對待以週旋而言天象也洛書陰陽分列以上下而言地象也洛書以陰數居四隅天包乎地也河圖以十數居中地居天中也由是觀之圖未必不爲洛書而書未必不爲河圖也

吾于無事時斂襟危坐自覺進道有着力處何也但坐便擲去私欲不容毫髮町畦之立

政者正大寬平以正人也縱已而疑人誣人其從政可知矣

予每遇人毀誣便自覺有高人處

一念之善從容涵詠一念之惡着力勇去卽此而優游涵
養久來自必有得如此方是進道處

數日前與黃別駕論詩自覺詩思窘枯連日不快今日偶
吟苦雨句在秋時如堵砌有漚浮草綠庭除無地襯花
黃又覺詩思轉却一番來活動不勝痛豁揮筆卽事遂

吟三四律

利欲之人不可與言義理功名之人不可與言道德不入
也利于此則必蔽于彼雖言之豈能入乎

凡所作為動心只是操存之心未篤篤則心定外物不能
奪雖有所爲亦不能動昔程子過漢江誠敬自如是其

驗也

如臨大戰登大嶺涉大河而後其操可見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爲君子此也

張南軒在朝每入奏必先自盟其心曰切勿見上意喜便阿順將去非臯夔稷契之心有不能如此勾當心學之誠不亦至于格君之忠也誠所謂仕之天民者矣自他人觀之唯恐不得上悅未有不爲容悅事君者也

上古風淳俗美大抵無多事物擾攘人生旣長雖自天子至于庶人八歲便入于小學教如此道理及十五便入大學教如此道理所以後來任有家國天下之責治隆

于上俗美于下三代而降莫能及也

余一日被人議其言覺色發赤卽此是真心

古人行底最著實不行不敢言也不似而今人未行先言
心凡有脫洒處見得明白卽是與古人田地一致不然隔
一殼子如有萬里自不能相干涉也

天只是箇圓底物故常動不息如南行北行自是動之機
人見得如此非天體有南行北行之度也恰如而今一
箇圓球子置在手中有時向北向南亦或東或西只此
便是動物所以如此非球有南北東西自然之度也

天之體無一時而不動地之體無一時而不靜動有時而

靜非常也靜有時而動亦非常也天地有常體動靜無常機

在天之風霜雨露者陰陽之質在地之草木水石者剛柔之質在人之父子君臣者仁義之質陰陽一剛柔也剛柔一仁義也

陰陽氣也離那質不得剛柔質也離那氣不得仁義性也離那氣質不得未有無氣之質未有無質之氣亦未有無氣質之性

偶于廳坐見黃葉亂點地喟然曰春何生生而青長而成陰秋何萎萎而黃墜而點地莫非氣使然也于此亦可

見活潑潑地處

入善便忘了惡入惡便忘了善只在一息之間

靜中如正在天理渾融處殊甚痛快勿令纖毫欲來擾動
一有欲來便截斷了恰如澄泉之流而一土壅住學者
不可不知此界限

天理渾融卽不可容一物有物卽雜矣此際正是天人之
判

心何居乎曰在腔子裏曰腔子安在曰在我曰我何物也
則寂然無所歸學者最宜體玩箇下落處

日月者只是兩間萬物精英凝而成質若夫月之晦朔弦

望者乃日道行次而爲之非月爲之耳

居官要在杜私能杜私則能成治

河圖以一二三四爲生數六七八九爲成數生數者生自內出故居內成數者成由外充故還外五以心言合內外之道也看來龍馬當時只是十箇旋子伏羲便覩此異名析其數所以數其數而爲五十五箇點子湊成這

箇圖

河圖以陰陽依附而成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程子謂負陰而抱陽相爲依附者也所以二陰數七陽數陽負陰而居南三陽數八陰數陰抱陽而居東四陰數九陽

數陽亦負陰也則西居之一陽數六陰數陰亦抱陽也
則北居之要而言之二與七少陽四與九老陽南與西
次之皆陽而負陰以成物而言也故西與秋爲成物之
府三與八少陰一與六老陰東與北次之皆陰而抱陽
以生物而言也故北與春爲生物之府是以秋生于夏
春生于冬也一圖之間而天地造化之功用咸著渾渾
一太極也

小學是大學股子大學是小學精趣初不可以大小而論
也大小就學者而言

一念之善便覺心廣體胖所謂作善降祥也

讀書亦可療疾平其心易其氣自無邪僻之干
爲正自邪不得爲邪自正不得邪正各有定位

天地曷常有意生人有意生物譬如一塊地未曾開闢日
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只是生些草木向後生來生去
亦便有梧桐嘉禾生出來生人亦然其初亦只是生些
物類略略但似人形而已厥後生來生去風化漸開人
文漸著纔便有人全生出來所以易曰黃帝垂衣裳而
治是衣裳自黃帝時方著如曰生物是一理氣生人是
一理氣是天地改其心又不知天地是何理氣爲之也
論貴賤尊卑偏正通塞是生人之後論之故有人物之

異以理氣天地生物之心論之則皆物豈有異哉

人有才而無德必無溫厚雅重之氣有德而無才亦不失
敦篤介辨之節

觀素王紀事古來只是箇心成出多少人來有爲聖爲賢
而名之者氣界之也消融得氣之渣滓盡便成箇聖人
消融得不盡便比聖人有差也所以爲箇賢人心乎心
乎古今聖賢與人之祕機乎

敬只是箇約束此心不令疎放遠去底法子

讀易先須明卦之原畫卦之由字卦之義

易道雖是假象然不識象不足以言易是易必以象而著

也如乾曰龍震曰雷是也推而言之六十四卦莫不皆然

爲治使民畏不若使民愛畏之者法律也愛之者德化也
讀孟子須要識得柳下惠之和是甚麼樣和伯夷之清是
甚麼樣清伊尹之任是甚麼任方是不爲空讀亦是有
味處

交友貴于始終相符而不失乎敬交友不主于敬則非善
交者也所以孔子稱晏平仲

讀書而不自得終爲皮膚之學是猶及宮牆而不入未知
百官宗廟之富且美也

自得之味難以語人須去自家尋討玩味方得

事至物來切不可視爲外誘最正是學者著工夫田地便要審察箇的當應答將去亦格物之一端

近日覺心有疏放便不痛快

志動氣氣動志自然相反也如而今人讀書數日爲事所擾便有數日收拾不上來亦是動之也

言隨所見而發心隨所言而見有如此之見而有如此之言淺深廣狹無不如之

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此二語孫思邈言之人矣余嘗聞之未知其旨一日忽有所得遂書之以俟

正于後之君子曰膽心之屬也智行之機也欲大氣配
義也欲小合于理也膽須要大而見事必爲而却欲合
心之理不然徒大不合理妄矣欲圓無滯也欲方得其
正也智須要圓則無偏滯而却欲所行有所歸止不然
徒圓不有所止亦妄矣上一句指所存而言所以制乎
外以養乎中下一句指所行而言所以存乎中以應乎
外二者交養則思邈之爲人可知矣

于事上最可觀人精粗

而今天下事只緣姑息二字壞了

凡于砌隙荒僻處最可見天地之心

自僕入燕來得人無過道州劉本仁知底最容易好底最篤劉本仁只是年過不然所就豈可量乎

凡言語只好就人分量上無後悔不然亦非接物之審

天地氣之實體也日月氣之精華也萬物氣之榮瘁也實體不動而精華榮瘁爲之運行故氣升則日上月下爲暑萬物從之以榮日漸以永界而爲春爲夏陽用事也氣沈則月上日下爲寒萬物從之以瘁日漸以短界而爲秋爲冬陰用事也方之張子所謂日之南行爲晝夜短長寒暑之說似爲易曉矣

心或生欲便須遠慮不然卽是縱一縱而心遂亡矣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此性字指天地間人物而言惟人爲貴與張子所謂天地之性不同然張子謂天地之性卽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之說本然之理言也

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此孟子剖心露膽開發人處不容毫絲諱隱也

爲學不從心地做工夫則却無領要縱然力研強記不過鹵莽滅裂成甚氣質況可望德業之過人

星依天形也而斗罡泰階未始不方地之象田方地像也而沙石植莖未始不依天之形如人在兩間頭圓天形也足方地像也是天未始離乎地地未始離乎天人亦

未始離乎天地也故易曰聖人兼三才而兩之

月仰凹者陰氣蒸也故多雨日先暈者陽氣散也故多風
聖人胸次真如瑩雪萬里燦然一段光明豈有一毫滓膩
日月非有行也因天之體而有行江河非有流也因地之
險而有流天體常動而日月麗之不得不行地體多險
而江河附之不得不流亦自然之理也易曰日月麗天
麗依也日月行天如人持繩繫兩丸而弋之其南其北
無不則之焉日月南北天體爲之也

分外之事但有一言一行及之者皆非爲己之學故君子
思不出其位

夜來點檢日昨所言覺有矜意在深可愧

矜意只是氣動

偶于園中觀小兒摘杏實覺得一本萬殊道理或問曰何謂也曰當時種得只是一本如今結了百千萬箇不亦殊乎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有甚時了期就見得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氣象出來

古來大臣用智莫過伯禹觀治水一事只把一江一河便分天割地關乾軸坤最甚停當至今泯沒不得萬世之智也

凡古文詩賦不關於世教道體自令人厭觀

事事有理一分殊物物有一本萬殊理涵分一涵萬理一
一本卽所謂太極涵萬物也分殊萬殊卽所謂萬物體
太極也合而言之其一太極而已

觀孔孟之書不觀程朱之書無以開發心機觀程朱之書
不觀孔孟之書無以建立大本孔孟之書乃程朱書之
室程朱之書爲孔孟書之門

邵子辯春雷所起之方以陰陽相推也非識緯術數之習
矣

識緯所以幻理術數所以賊眞不過揣摩意料非有道者
之爲

堯舜之世以德相尚故無讖緯術數之可言漢唐以下僞
學日滋故有讖緯術數之事

桃紅柳綠最狀得春意好遂吟二句嶺桃紅不染堤柳綠
無心便有一團仁之氣象

言心雖在萬事上見而本然之體已具言太極雖在萬物
上見而未形之性已涵故曰心爲太極

一日到春圃見花卉羣妍則曰秋冬之意甚急

心乘氣氣表容如心有喜怒而容儀爲之變態如物之生
枯而春秋爲之謂非氣乎

天地生萬物只是箇無私仁體天地萬物也只是箇無私

先儒體貼仁字莫若公字最近只是無私底意思仁字還是生生之性

道在天下只是箇公共底物雖匹夫頑懦也知篤好之敬愛之則秉彝好德之良心自不能泯沒得

賈誼治安策切中道義惜乎不能大用

四書最要于五經五經只是各就一事上發揮四書凡五經之道無不具載如言未發已發處便是先天後天易存焉如言事君使臣處便是君臣告戒書存焉如言存心養性處便是調理性情詩存焉如言好惡枉直處便是褒貶善惡春秋存焉如言立禮成樂處便是品節和

樂禮樂存焉學者終身用之有餘

看宋時學者切重箇靜字只緣到朱子時節却轉換箇敬
比靜字入道又徑捷深得爲學之方

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先儒曰靜能見天地之心復比
靜爲最切天地生物之心也陽也復卦一陽初生而心
已動涵萬物也所以復其見天地之心靜則不過滌去
垢污象形皆寂自見得天地分明不若復見之生息也
然復見天地之心仁也靜見天地之心智也仁智之道
易備之矣

心惟不可一時放下放下便是天地間隔却與天地不相

似

了翁謂天下無有不是底父母可謂扶持萬世之綱常
人之欲出人間第一事無先孝之一字

一日聞立皇儲定天下動搖之患爲相者知體矣

人君身天下太和之氣一或有過則氣溢而爲旱澇隨其
所感眞不誣矣

浩氣亦只是氣自吾本原處言之與本然之性相渾融卻
自與志氣夜氣之說特迥出

周易明理以象事春秋因事以索理

禮義之地行之則從容自得非僻之地行之則戰兢惕厲

勸善先從微善懲惡先從元惡故以一人足以爲千萬古之戒

天地自不能不生物而萬物亦自不能外天地以有生一自然而已矣

夜夢中恍若對人語義理謂言之所得不若意之所得意之所得不若心之所得言意之所得不過粗迹若心之所得則融液貫通久自不知其所得

天之晝夜長短寒暑往來人之死生動靜呼吸闔闢一而已矣

每見青空白日便覺心胸竦快

水陽體也其用爲陰火陰體也其用爲陽水火陰陽之謂
乎易曰坎爲水離爲火水生于天而成于地火生于地
而成于天此水火生成之序也

水心實以地爲之火心虛以天乘之此水火虛實之謂也
大學專言學而成德處少中庸專言道而成德處多

理欲交戰其勢亦甚雄非有絕然之力不能克欲而存理
也

一物有一理行之各適其宜便是義故曰在物爲理處物
爲義

士不審時而能得時措之宜者寡矣

處上不得乎下則咎不可歸于下處下不得乎上則咎不可歸于上非用意忠厚者不能

古人之論處家有曰義有曰忍蓋忍字無涯涘義字有正救渾然獨用忍不得獨用義亦不得上下名分不得不用義出入日用不得不用忍義與忍相濟而後處家之道備矣

一家之和氣係于主翁天下之和氣係于主君

忌疑心之賊予也以伺察乎人一家有之則乖爭天下有之則傾覆

無極而太極無極謂無聲無臭無形狀之可指也或問曰

太極有形狀乎曰太極也無形狀只是已成箇胚胎子
但無施受卽陰靜陽動上那一圈子便是及動而便生
陽靜而便生陰方成箇天地模樣所以太極是無極中
之胚胎不然何以曰太極本無極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皆承上太極動靜而生之意立猶爲也所以爲天
爲地爲人之道大要不過如此

心乘氣也氣依心也夜氣乃吾之氣只是夜間不與物接
不爲慾擾其氣便清明有生息足以架閣得這心還須
晝要涵養不然夜雖有生息之機亦有許多勞擾雜揉

便不能清明

思菴野錄卷中終

